

刊新作劇

將軍的故事

著平 東

行印局書新北

刊新作創

將軍的故事

著 平 東



一九三七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



將軍的故事

實售二角半

著者 東平

發行人 李志雲

出版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
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
南京開封武漢溫州
北平濟南貴陽長沙
廣州西安重慶廈門
杭州成都雲南汕頭

北新書局

目次

運轉所小景	一
正確	二
將軍的故事	六
尊貴的行爲	七
譚根的爸爸	三
兔子	七
馬蘭將軍之死	五
聖者的預言	六
新唐吉訶德的出現	六
落難的國王和侍衛	九

運轉所小景

運轉所在廣西，看來是一個支配車輛的交通機關，我說的是設在柳州的一個；那地點是在柳州的樂羣社——沿着那通行長途汽車的馬路，向東走過一點。這一天，時候已經不早，太陽快要掛上了天的中央，但運轉所門前的車輛還是擁擠着，不曾開走半輛。對面，靠近一個樹林那邊，有一個儲藏汽油的小倉庫，「開車的」戴着軍帽，有時也穿着軍服，人數是多極了，他們不計一切，照常有的開油罐，有的修理着車的腸肝肺腑之類，總是把一種金屬物弄得砰砰的作響。而運

轉所里的許多公務人員們，他們愛的是嘈雜，放開喉嚨，儘量地喊出了最高音，在這震耳欲聾的極高的音調中還有更高的音調，簡直是互相地搏擊着、戰鬥着，如果找不到對手，那麼拿上電話聽筒，打起電話來，把聲音傳到一百九十里以外的地方去，這電話機一天到晚就沒有一刻兒空閒，——那小小的辦公室里是紛亂極了……從司令部派來的副官，把好些公務人員們踩在地下，而當公務人員遇到那從早到晚守候在運轉所的門口，懇求着在車裏讓給一個坐位的老百姓們，則揮起了脚尖，像踢狗似的把他們遠遠地踢開去，……

這裏來了一個頗有骨氣的中年人——他的面孔很清秀，身材很高大，有一種極誠懇愷切的近於可憐的態度，在鄉下的「高等學校」的

學生裏邊，有一種年齡過高、但級數還是很低的人物，他用一種極高的德性，幾乎是盲目地毫不選擇地汎愛着所有年齡較小的同學，而結果還是不能從別人的身上得到更多一點的尊敬，像這樣的一種悲哀的色彩，在剛才所說的那人身上，是頗爲濃厚的。他是一個廣西人，但并不以山野的粗暴強蠻的氣質爲可貴，他確實是文弱極了，起初，他背着一個很大的包裹從那老百姓的人堆裏走出來，跑進了運轉所的辦公室裏，與其說他是勇氣很高，倒不如說他是太匆忙了，——在那紛亂的辦公室裏，他繞過了許多的辦事桌子，忍受着許多公務人員的搥屁股紙一樣的臭面孔，結果是從一個主任那邊聽得了這麼一句。

——沒有位子丁，都是軍車。

他有着很迫切的行程，向那主任百般地懇求，可憐的是，他絕不顧惜自己，他的媚態已經顯見地暴露了。他絕望地走了出來，看着在運轉所門口排列着的車輛，無論載的是軍火和兵士，的確，都已經一架架的往公路上開，這時候，如果允許我偷偷地問他一聲「你覺得怎樣」？當心，他必定從鼻孔里噴出火來！

但事出意外，他忽然走到一輛還在停着的車的旁邊，眼睛變得很黃……這黃眼睛我剛才倒不曾發見，不想一下子黃得這樣利害，在動物園裏，我們看到有一種極精警兇狠但時時愛走着極卑下的行徑的傢伙，牠的眼睛正是同樣的黃，奇異，黃色本來會喚起人們對於一種尊貴崇高的東西的仰慕，在這裏却完全相反，它象徵了一種不高明的醜

齷的意念，一個可鄙的陰謀。他用這黃色的眼睛利害地察看着，不知使過了若干的祕密，若干的狡計，最後是低着上身，用着乘其不知，攻其無備的占上風的姿勢，在最不受注意的千分之一秒的瞬間裏，脫離了形骸的鬼魂似的悄悄地潛進了車裏去。

我們實在不能加以想像，在一架總共也不過八立方尺大小的容積的車裏，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極暗的角落，一個僻靜的山谷，一座深邃的森林，可以窩藏住這個嚴重的「祕密」呢！諒必他正在半聲不響的坐着，把呼吸也停止了，假裝是死去就最好，在這千鈞一髮的嚴重的場合，他最高妙的決策是莫過於否認了自己！

這時候，有一隊兵士剛剛被派裝運砲彈，許多伙子讓沈重的木箱

把背脊壓得彎彎地，那爲首的一個已經最初把木箱裝進車裏去了。有一個特務長，夾帶着無始無終的碩大無朋的靈魂，挺着胸脯，跳上了車，在司機的坐位上皇帝一樣穩固地坐下去，他不必鬼頭鬼腦的去觀察一點什麼，彷彿這世界都平靜了，現在要使用一點職權去裁制一件什麼，那麼這極高的職權也只有讓給他自己似的，他是多麼的恬靜呵，他不說不動，連袖口擦在身上的聲音也沒有，……有一個伙子用力竭聲嘶的音調，這樣嚴重地叫着。

——滾開去！

——對不起，請讓一個座位吧，——到大塘就下車！那可憐的傢伙懇切地要求着。

——滾開去！滾開去！另一個兵士咆哮起來了，他以爲這個人這樣大胆地走上車來，必定是什麼長官的親戚朋友之類，却更糟，這使他盛怒地罵着。

——南寧出的佈告你看吧！老弟，打你是總司令的朋友，還不是滾！

沒有法子，那可憐的家伙只好拖着沈重的包裹從車的後門落下來，但他不能心平氣靜地轉回頭向着原來的路上走，却繞了半個圈子，到那坐在司機的坐位上的特務長那邊，看看是不是可以討得一點人情，——那坐在司機的坐位上的特務長，面孔對着天空，眼睛望得很遠，可是那討厭的聲音追迫着他，他無聲無息地從司機的坐位上

走下來，回頭向樂羣社那邊走，彷彿心裏在痛苦地叫着，

——你勝利了，我現在只好退避了你呵！

這樣他一連懇求了許多別的人，別的人都不約而同的退避了，把「勝利」讓給了他。

但這之間，他不幸跟兩個抬砲彈的伙子衝突起來，大概是他背上的包裹和他們抬着的炮彈相碰了吧，——有一個武裝兵走來了，他放下了肩上背着的槍，凡是可以攻擊的目標都給盡量地誇張了，他幾乎要托起槍來對着那可憐蟲瞄準，槍一舞動，空氣都幾乎隱隱的起着震盪。……

這情景非常的紛亂，有許多兵士把他包圍起來了，連伙子都放下

了木箱，要去打他，……總之我沒有法子去說明這軍事性的事件的變動是怎樣的急激。這運轉所的門前突然有三百以上的兵士在集攏着，潮水似的湧着，——許多的老百姓都跑光了，但那可憐蟲還給包圍在兵隊的裏面，只留下了一點可悲的幻影，……在那裏，常常用了百姓的無知和卑怯描寫出兵隊的殘暴！

一九三六，一二，一七。

正確

連長吹了哨子，叫全連的兵士集合。

兵士們，同一的焦黑的臉孔，同一的死灰色的軍服，總之，同一的陰黯，沈鬱的典型，用繩子連串好了的便於攜帶的東西一般，從連部的門口「開步走」，沿着那古舊、破爛而被投進於冬天的淒冷中的街，無生命地給帶到一個空闊的場所去。

連長是一個結實精悍的廣東人，年紀約莫三十五光景，他十六歲當兵，以後在行伍中一年一年的延接着鋼鐵般僵冷的生命；一個兵士

在兵營中所必須絕對遵守的節目，他至少已經重複地聽過了一萬千五次。

「絕對服從！」

「遵守……！」

現在，輪到了他當連長，是他把這些節目背誦給別人聽的時候了。

天沈重地壓覆着，寒風捲動着雪花。兵士們排列在廣場上，嚴肅、靜默，保持着固定的角度和均齊，忘記了寒冷、疲勞、倦乏，忘記了一切，用全生的力灌注在耳朵和眼睛中，——眼睛對着前面的連長注視，耳朵接受着連長一字一句的訓話，在訓話的每一段落的

結尾處用淒厲的聲音作着回應。

「大家聽到沒有？」

「聽到！」

連長的訓話，把鐵條放在石板上般砰然作聲的響着。那是正確的、完善的，用過了對比，用過了推斷，甚至用過了說話的熟練的高、低、疾、徐的調腔；於是他判定了，他判定一個兵士必受嚴重的處分，因為這兵士有必受嚴重的處分的罪過。

那正確、完善的道理所延接下來的是慘酷的刑罰。

受處分的兵士當場被牽出來了。

連長，當他說完了一切的道理的時候，一切的道理就成爲不需

要。

「剝掉他的衣服！」

他狂喝着。

接着，把那罪犯按在地上，屁股朝天，有三枝木棍在他的背脊上交替着。木棍和肉響着急促的節拍，背脊着了木棍的地方起初凹下去，顯出了一條條的溝，隨又腫脹起來，顯出了一排排的高阜；最後是迸裂了，肉變成了泥漿，血在泥漿裏滲透着。

但是，連長卻還以為那「執法」的人太存情了，而忿怒得暴跳起來。他把一枝木棍搶在手裏，把木棍的尾端點着背後的地上拚命地打下去，在那滲透着血的泥漿排列起新的溝和新的高阜。而那罪犯，大